

第一章 导论：如何看待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一个中译名，它是借用《易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中的用语，对西方哲学中“metaphysics”一词的翻译。

“metaphysics”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后人以希腊文 *Ton meta ta physika* 命名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这个名字由 *meta* 和 *physika* 两部分组成，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也许是由于这部著作的独特性，英语、德语、法语等西方语言都沿用这个词，没有翻译。

有了 *metaphysics*，人们获得了一个名称，用它一方面直接称谓亚里士多德这部著作中的内容，另一方面广泛称谓哲学史上相关的、类似的思想内容的研究。由于亚里士多德以及这部著作的巨大影响，*metaphysics* 甚至被称为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比如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若是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宇里没有神一样。

以“形而上学”来翻译 *metaphysics*，中文里产生一个名称，可以用它来称谓西方哲学中相应的东西。字面上看，“上”与“下”相对照，形成反差，起到区别作用：“形而上（学）”与“形而下”的东西是不同的。人们知道这里的区别，有时候也会谈及二者的区别，并且普遍使用“形而上学”这一用语。

实际上，形而上学这个名称常常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的，古代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当代的分析哲学，都被称为形而上学，或者，它们都被认为隶属于形而上学，分析哲学本身则直接被称为当代形而上学。由此可见，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是贯彻始终的，最保守地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但是在我国，形而上学的研究非常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比如我们的哲学体系中有八个二级学科：马哲、中哲、西哲、伦理学（道德哲学）、科哲、逻辑学、美学、宗教，其中没有形而上学的位置。又比如在我国哲学研究

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马哲，而对于马哲而言，“形而上学”常常是与“辩证法”对立的观念，其本身甚至是一个负面的观念。再比如，哲学是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一个固定的表达是“哲学社会科学”。这里，“哲学”似乎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似乎具有统领社会科学的意思，因此不可能赋予形而上学任何意义和地位。无论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无论各种各样的原因是不是有道理，有什么样的道理，在我看来，它们都显示出一个共同点：对形而上学缺乏认识。最保守地说，在哲学这门学科的意义，它们缺乏对形而上学的正确认识。

一、加字哲学

近年来我在哲学讨论中提出一个概念：加字哲学。顾名思义，即在“哲学”前面加字，由此产生一种新的哲学分支或哲学研究方向。下面我借助这一概念来讨论形而上学。

前面提到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前五个都是加字哲学，即在“哲学”前面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西方”“道德”“科技”等用语，从而形成不同的所谓二级学科。加字缩小了哲学的外延，凸显了一种被称为哲学的东西的独特性。同样，若是去掉所加的字，则去掉了这种独特性而还原了哲学的本来面貌。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他加字去掉之后，所谈内容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比如去掉“马克思主义”“中国”“科技”“道德”等修饰，“哲学”与本来所说的东西似乎就无关了或者可以无关，但是去掉“西方”二字，“哲学”与本来所说的西方哲学仍然是一回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①。这似乎说明，同样是加字，终究还是有区别的。“西方”二字是人为所致，是为了与其他加字形成区别而刻意加的。但是无论如何区别，八个二级学科中没有“形而上学”。

有人可能会认为，“西方哲学”包含着形而上学。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在这一前提下，如果如上所述去掉“西方”一词，“西方哲学”就等同于“哲学”，这就相当于说，哲学包含着形而上学。这样也就有了两种含义：其一，哲学就是

① 还可以国内学界非常熟悉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这几部著作为例。将罗素的书名去掉“西方”两字，或者给黑格尔和文德尔班的书名加上“西方”一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对它们的内容不造成任何影响。

形而上学；其二，哲学包含形而上学，也包含一些不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不同的东西，比如道德哲学（伦理学）。所以，形而上学与非形而上学的东西还是有区别的。或者，我们也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它与那些不是形而上学、与形而上学不同的东西，比如道德哲学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人也可能会认为，即便是马哲和中哲，也不是不讨论形而上学的。这种看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形而上学与马哲和中哲有什么区别？或者，我们也可以问以上相同的问题：形而上学在马哲和中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它与马哲和中哲所主要讨论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样的区别？

“加字哲学”是一个明确的概念，指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不会只限于现有的哲学学科。客观而论，给“哲学”加字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二十世纪初期，“分析哲学”一词不胫而走，与它相关又有了“语言哲学”。这都是为哲学加字的称谓。看一看今天的哲学文献，加字哲学不胜枚举，比如科学哲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此外还有文化哲学、女性主义哲学、工程哲学、环境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加字”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方法，甚至已经成为哲学的一种功能。按照传统关于概念内涵外延的说法，一个概念增加内涵，则缩小外延。这虽然算不上是什么普遍的原则，因为会有例外，但是依据它来考虑加字哲学，就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为哲学加字当然增加了它的内涵，因此一种加字哲学字面上缩小了哲学的外延。但是所有加字哲学放在一起却会扩大哲学的外延。特别是，假如哲学具备这样的功能，它就可以不断制造加字哲学，从而使哲学研究容纳越来越多的东西，使哲学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大。

在我看来，无论加字哲学如何蓬勃发展，不管那些层出不穷的加字哲学是不是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它们与形而上学显然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它们我们都可以问，形而上学与它们有什么区别？推而广之，我们也就可以问：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有什么区别？

谈论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的区别，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加字哲学的角度看形而上学，一个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加字哲学。在国内众多加字哲学中，讨论形而上学比较多的是马哲。在马哲看来，形而上学代表传统哲学，是与辩证法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马哲对形而上学采取了批判和排斥的态度。下面我们

马哲为例来探讨这个问题。

在马哲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机械的观点观察和解释世界^①。这显然是一种负面看法。基于和围绕这一观点，也有一些不同论述，比如有人认为，“形而上学”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在近似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表示一种与超验的“存在”相关的理论，即一种与世界相关的超越经验的理论，这样，“形而上学”被看作“哲学”的同义词或代名词；二是在与“辩证法”对立的意义上使用，表示以否认矛盾的观点来看待世界^②。这种看法似乎比较公允，它谈论的是“形而上学”一词的使用方式，因而是客观的，没有负面含义。但是在对这两种使用方式的说明中，却可以看出其负面看法。比如第一种使用方式使“形而上学”这一概念追溯到古希腊，将它等同于“哲学”，第二种使用方式使“形而上学”这个概念追溯到黑格尔，并借助黑格尔的观点将形而上学说成是以凝固、僵死的观点去看待与“存在”相关的问题，成为与“辩证法”对立的思维方式^③。

国内马哲谈论形而上学的方式各种各样，但是以上方式是比较典型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一谈论方式的基点是一致的，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是负面的。且不论以上谈论方式是不是有道理，至少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对于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有一个优点，这就是把马哲看作哲学本身。这相当于说，形而上学等同于哲学，马哲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因而是对哲学本身的批判。马哲的核心是辩证法，辩证法是批判性的，而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对立的，是非批判性的，因而马哲是对形而上学的革命，即是对哲学的革命。这样，马哲似乎不是一种加字哲学，而就是哲学本身。

基于以上观点，国内马哲的许多论述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比如有人认为，黑格尔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一切，马哲就是要颠覆终结全部形而上学^④；有人认为，马哲变革形而上学的结果却是产生一种特殊形式的形而上学，即与旧的形而上学

① 参见肖前主编，黄枏森、陈晏清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页。

②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③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修订版），第44页。

④ 参见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的当代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相对立的形而上学^①；还有人借助国外引入的“后形而上学”这一概念来谈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谈论辩证法在后形而上学中所遇到的挑战，谈论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下辩证法的批判方式、批判向度和批判本性^②，谈论形而上学的终结向后形而上学的转向，谈论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基本趋势和任务，以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哲学的方式^③。

以上观点的论述方式虽有不同，一个基本点却是相同的，即认为哲学是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否定，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哲学或正确的哲学应该所是的样子。当然，也有人不赞同以上观点，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实际上只承认西方传统哲学，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排除在哲学之外，或者只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④。

以上观点无论是不是有道理，关于哲学的看法却是比较明确的：哲学是关于世界的看法和解释，而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是错误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我看来，这句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看法，也是纲领性的看法。它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是解释世界，二是改变世界。而马克思更看重的是改变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革命，归根结底是在改变世界上。改变世界当然不会与解释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改变与解释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只是解释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改变世界的方式。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改变世界离不开对世界的解释，甚至依赖于对世界的解释。这里不必深入展开讨论，直观上即可以看出马哲的一个特征：改变世界是经验性的事情，而与此相关的这样的解释也一定是经验性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经验性的理论。

我的问题是，形而上学是不是经验性的理论？假如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

① 参见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的当代解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3页。

② 参见贺来、刘李：《“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02期，第25-28页。

③ 参见贺来：《“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主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01期；《“后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合理存在方式》，《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5期。

④ 刘福森：《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

那么哲学是不是经验性的理论？因此，即使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也依然可能会涉及它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涉及它与哲学的关系。所以，思考形而上学是什么及其相关问题，就不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这里的意义主要在于，这归根结底是在思考：哲学是什么？

马哲是一种加字哲学，有自己的独特性。同样，其他加字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中国哲学。今天，加字哲学已经产生一种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一种加字哲学是对某物（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的哲学反思。这一表达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加字所表达的东西具有一种对象性的意义，因而使加字哲学与经验联系起来。其二，“哲学反思”本身似乎表明，“哲学”是一个自明的概念，所谓加字哲学是借助一种自明的东西来考虑某一种经验性的东西，而这所谓自明的东西即哲学。所以，加字哲学有一个明显特征，它是经验性的。马哲和中哲与其他加字哲学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它们具有流派性或地域性。尽管如此，在经验性这一点上，它们与其他加字哲学是一致的，无论是马哲所说的改变世界，还是中哲所说的天人合一。而且在它们那里，“哲学”似乎也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否则，加字之后的“哲学”就更不是自明的。

我的问题是，假如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那么形而上学是不是自明的概念？因此，即使是从加字哲学出发，也依然可能会涉及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涉及与哲学的关系。所以，思考形而上学是什么及其相关问题，确实是有意义的。

二、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

metaphysics 一词来自古希腊，来自亚里士多德。在人们的长期使用中它的含义可能会有所增加，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走样，特别是翻译为“形而上学”之后，字面上意思也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它失去了“在物理学之后”的意思，因而至少失去了物理学的概念，失去了与物理学的划分和区别，所以人们在使用时的理解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探讨形而上学及其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形而上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用来命名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最保守地说，从这部著作本身出发总不会是有问题的。该书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就说明，该书主要是与认识相关的。关于该书主要研究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

【引文1】有一门科学，它研究是本身和它依自身而具有的性质。现在，这与任何所谓专门科学都是不同的。因为其他这些科学没有一门普遍地探讨是本身。它们截取是的一部分，研究这一部分的性质。例如，数学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既然我们寻求第一原理和最高原因，显然它们一定是依自身而是的东西。这样，如果寻求是之要素的人就是在寻求这些相同的原理，那么必然是：这些要素一定乃是是之要素，不是偶然的，而仅仅因为它乃是是。因此，我们必须把握的正是是本身的第一原因。（1003a20-30）^①

这是《形而上学》第四卷的开场白，它大概比较直接也比较典型地说明形而上学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即使同称为科学，它们也是不同的。其他科学以是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而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这就说明，这样的研究是超出其他学科的。所谓“超出”不知有没有之上或高下的意思，但是至少说明学科性质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关于学科之间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乃是通过“是”来说明的^②。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是本身”这一说法似乎不是那样清楚。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始终在“是什么”的意义上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本身，就不难理解这里的区别。因此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来替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做出说明。一门具体学科的研究乃是有具体内容的，比如医学研究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疗效，数学研究什么是数，而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这一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无疑是不同的。

这里还可以看出，除了学科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还谈到第一原理和最高原因。它们显然不是具体学科所研究的东西。因为一门学科研究的东西一定是一种具体的东西，所形成的理论也会限于某一具体范围，所揭示的原因或原理也只能是某

① Aristotle: *Metaphysics, The Works of Aristotle*, vol. VIII, by Ross, W.D., Oxford 1954. 引文只注标准页码，下同。

② 亚里士多德说的要研究“是本身”，通行的中译文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参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卷，第84页）。我明确指出，在西方哲学研究中，应该将 *being* 译为“是”，而不是译为“存在”，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 *being*，并且应该把这样的理解贯彻始终。我还强调，这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人民出版社，2003年；《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到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本书讨论基于以前的研究，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最后一章涉及语言文化之处，再总体上对相关问题做出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一领域的原因或原理。但是，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东西不是这样。字面上就可以看出，这种第一原理或原因，肯定不是某一门学科的，因而不会是属于某一领域的。如果说每一门学科的研究是具体的，那么形而上学的研究就是普遍的。

在我看来，对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其他学科是经验的，是关于经验认识的研究，形而上学研究则是先验的，是关于先验认识的研究。很清楚，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样说，他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区别了形而上学与其他学科。但是，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或者，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看到这样的意思，并且分析出这样的意思，我们也就可以替亚里士多德做出这样的表达，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有这样的认识。这一认识是重要的，由此我们获得了关于形而上学的认识：形而上学研究是先验的。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解释有些过强，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表达。即便如此，我们毕竟看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沿着这一传统，我们看到康德继续讨论形而上学，探讨形而上学是否可以成为科学，并在他那里看到对形而上学的先验性的明确说明：

【引文 2】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却并不因此都产生自经验……因此，至少有一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乍一看就马上打发掉的问题：是否有一种这样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人们称这样的知识为先天的，并把它们与那些具有后天的来源、即在经验中具有其来源的经验性的知识区别开来。^①

康德的说明很明确。一方面有许多经验的知识，另一方面有一种独立于经验的知识。后者是先验（天）^②的知识，与经验知识相区别。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明差不多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语不同。借助康德的用语来表达亚里士多德的认识则可以说，经验学科研究是的一部分，而形而上学研究是本身，这是关于先验的东西的研究，所以是超出其他学科的。借助经验和先验的区别无疑可以获得关于一般学科和形而上学的区别和认识，但是也会带来一个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② 康德在相关讨论中使用了两个词，一个是拉丁文的 *a priori*，一个是德文的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人们通常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其中译文分别为“先天的”和“先验的”（“超验的”）。本书不对它们做出区别，只在先验的意义上进行考虑。

问题：如何看待数学这门学科？数学研究的东西无疑是先验的，但是它又属于一个专门的范围。亚里士多德时代含糊一些也许可以，但是在学科明确划分的今天，这样的含糊无疑是会受到质疑的，一如康德关于数学命题是先天综合的之说一直受到人们的批评。

我认为对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其他学科是关于某一种认识的研究，形而上学则是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当然，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这样说。但是从他的论述可以看出，诸如健康是什么、数是什么这样的研究乃是关于一种是什么的研究，形成的也是一门科学，而研究是本身则是另一门科学，这是两类不同的研究，形成的也是不同的科学，二者无疑是有重大区别的。在我看来，“是本身”与“认识本身”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前者是对表达认识的基本方式的称谓，后者则是对这种表达的实质的称谓。因此，二者其实是一致的。人的认识无疑有先验的，也有后验的，因而关于认识本身的研究自然会涵盖先验的认识。至于这一部分研究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则会见仁见智。

可以看到，康德的论述与知识相关，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也是如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样一种关于本身的研究直接与认识相关，与人们的认识方式相关。所以他认为，“当我们知道一事物是什么，……我们才最完全地知道它”（1028a37）。不仅如此，人的认识也与真相关。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这样一门科学研究是本身，另一方面也说，“把它称为关于真的学问是恰当的”（993b20）。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有非常明确的关于真的论述，关于是与真之间联系的论述，这种是与真的相互区别的考虑、相互对应的考虑，都是一种对认识本身的考虑，因而从认识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考虑。这种普遍性涵盖了先验性，也显示出一种先验性。因为它不限于某一具体学科，脱离我们的常识和感觉。此外，这样的认识是有益的，它揭示了人的认识是如何运作的，相关结果和理论还会被其他一些学科所用，也可以对我们的感觉和常识做出一些说明。

康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论述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以上我们也说那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但是应该看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使用“形而上学”这一用语，他谈论的是科学、认识或知识。我们看到的区别只是学科之间的区别，只是关于本身的研究这门学科与其他关于研究是的一部分的学科之间的区别，因而形而上学只是一门关于本身的研究的学科。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

把亚里士多德这种认识看作关于哲学的认识呢？把它看作关于哲学的认识难道会有什么问题的吗？比如，其他学科是关于是的一部分的研究，哲学则是关于是本身的研究。假如从知识性考虑，则其他学科是经验的研究，而哲学是先验的研究。（数学和逻辑属于特殊一类理论研究。）这样的认识会有什么问题的吗？我不认为会有什么问题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认为，我们可以在如上亚里士多德引语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并像其著作编纂者那样称其为“形而上学”。假如人们还是愿意在康德的意义上来理解形而上学，并以此对哲学做出更为宽泛的理解，如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等加字哲学的区别，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认识到，形而上学与加字哲学是不同的，具有根本性的区别：形而上学是先验的，而加字哲学是经验的。

哲学是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一说法至少有一个优点，即可以在科学的意义上将哲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一门科学是关于一类事物的认识。不仅如此，这一说法还可以与加字哲学形成区别，因为一种加字哲学乃是与其加字所表达的东西相关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关于哲学的看法，而且主要是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所以我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或者退一步讲，如果说哲学包括形而上学和加字哲学，那么我认为，从哲学史和哲学的发展来看，形而上学乃是其主线上的东西，或者它至少是非常独特的东西。

表面上看，我的看法与上述马哲的看法似乎是一致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实际上，这里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这就是我所指出的先验与经验的区别。我认为，指出这一区别是重要的。这主要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先验性体现了哲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因循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形而上学。

三、是与真

关于认识本身的认识，这只是一个类乎定义的说法，先验性也只是一个概念性的说明，由此并没有获得关于形而上学的具体认识，比如它的研究方式是什么？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问题及其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们归根结底说明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考察，或者说，需要对我们获得的相关认识做更加明确的阐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曾明确提出，是与真，这两个概念是形而上学的基石。由此也就说明，我们可以基于这